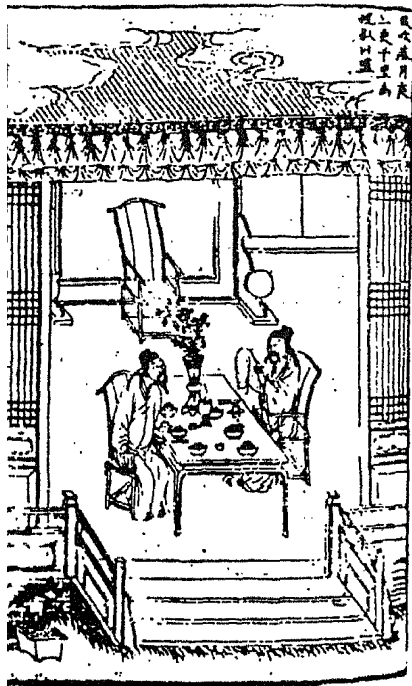


古  
今  
小  
說

風俗月夜  
三更十里  
曉秋月夜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難黍死生交

種樹莫種垂楊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輕薄易結還易離。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枝猶可久，一度春風一回首。

這篇言語是結交行言，結交最難。今日說一箇秀才，乃漢明帝時人，姓張名劭，字元伯，是汝州南城人氏。家本農業，善志讀書。年二十五歲，不曾婚娶，其老母年近六旬，并弟張勤，努力耕種，以供二膳。時漢帝求

賢劭辭老母別兄弟，自負書囊來到東都洛陽。應舉在路，非只一日，到洛陽不遠。當日天晚，投店宿歇。是夜常聞鄰房有人聲喚。劭至晚問店小二：「間壁聲喚的是誰？」小二答道：「是一個秀才，害時症在此，將死。」劭曰：「既是斯文，當以看視。」小二曰：「瘟病過人，我們尚自不去看他。秀才你休去。」劭曰：「死生有命，安有病能過人之理？」吾須視之。」小二勸不住，劭乃推門而入。見一人仰面臥於土榻之上，面黃肌瘦，口內只叫「救人」。劭見房中書囊衣冠，都是應舉的行動，遂扣頭邊而言曰：「君子勿憂，張劭亦是赴選之人。今見汝病至篤，吾

竭力救之。藥餌粥食，吾自供奉，且自寬心。其人曰：若君子救得我，病容當厚報。劭隨卽挽人請醫用藥，調治蚤晚，湯水粥食，劭自供給。數日之後，汗出病減，漸漸將息，能起行立。劭問之，乃是楚州山陽人氏，姓范名式，字巨卿，年四十歲。世本商賈，幼亡父母，有妻小近，棄商賈來洛陽應舉。比及范巨卿將息得無事了，悞了試期。范曰：今因式病有悞，足下功名甚不自安。劭曰：大丈夫以義氣爲重，功名富貴乃微末耳。已有分定，何悞之有。范式自此與張劭情如骨肉，結爲兄弟。式年長五歲，張劭拜范式爲兄，結義後，朝暮相隨。

不覺半年，范式思歸，張劭與計算房錢，還了店家，二人同行數日，到分路之處，張劭欲送范式。范式曰：若如此，某又送回，不如就此一別，約再相會。二人酒肆共飲，見黃花紅葉，糕點秋光，以助別離之興。酒座間，杯泛茱萸，問酒家方知是重陽佳節。范式曰：吾切亡父母，屈在商賈，經書雖則留心，奈爲妻子所累，幸賢弟有老母在堂，汝母卽吾母也。來年今日，必到賢弟家中，登堂拜母，以表通家之誼。張劭曰：但村落無可爲款，倘蒙兄長不棄，當設雞黍以待，幸勿失信。范式曰：焉肯失信於賢弟耶？二人飲了數杯，不忍相捨。張

劬拜別范式，范式去後，劬凝望墮淚。式亦回顧淚下，  
兩各悵悵而去。有詩爲誌。

手採黃花泛酒卮

殷勤先訂隔年期

臨歧不忍輕分別

執手依依各淚垂

且說張伯元到家，參見老母。母曰：吾兒一去，音信不聞，令我懸望，如餓似渴。張劬曰：不孝男於途中遇山陽范巨卿，結爲兄弟，以此迺適多時。母曰：巨卿何人也？張劬備述詳細。母曰：功名事皆分定，旣逢信義之人，結交甚快。我心少刻，弟歸亦以此事從頭說知，各歡喜。自此張劬在家，再攻書史，以度歲月。光陰迅

賢母不  
非此子



速漸近重陽劭乃預先畜養肥雞一隻杜鰲酒是  
日蚤起灑掃草堂中設母座傍列范巨卿位遍插菊  
花於瓶中焚信香於座上呼弟宰雞炊飯以待巨卿  
母曰山陽至此迢遞千里恐巨卿未必應期而至待  
其來殺雞未遲劭曰巨卿信士也必然今日至矣安  
肯悞雞黍之約入門便見所許之物足見我之待久  
如候巨卿來而後宰之不見我惓惓之意母曰吾兒  
之友必是端士遂烹魚以待是日天晴日朗萬里無  
雲劭整其衣冠獨立莊門而望看看近午不見到來  
母恐悞了農桑令張勤自去田頭收割張勤聽得前

村犬吠，又往望之。如此六七遭，因看紅日西沉，現出半輪新月，母出戶，令弟喚劬曰：「兒久立倦矣，今日莫非巨卿不來，且自晚膳。」劬謂弟曰：「汝豈知巨卿不至耶？若范兄不至，吾誓不歸。汝農勞矣，可自歇息。」母弟再三勸歸，劬終不許。候至更深，各自歇息。劬倚門如醉如癡，風吹草木之聲，莫是范來，皆自驚訝。看見銀河耿耿，玉宇澄澄，漸至三更時分，月光都沒了，隱隱見黑影中一人隨風而至，劬視之，乃巨卿也。再拜踴躍而大喜曰：「小弟自蚤直候至今，知兄非爽信也。兄果至矣。舊歲所約雞黍之物，備之已久。路遠風塵，別

不曾有人同來，便請至草堂與老母相見。范式並不答話，逕入草堂。張劭指座相曰：「特設此位專待兄來。」兄當高座，張劭笑容滿面，再拜於地曰：「兄既遠來，路途勞困，且未可與老母相見。杜醜雞黍，聊且充饑。」言訖，又拜。范式僵立不語，但以衫袖反掩其面。劭乃自奔入厨下，取雞黍并酒，列於面前，再拜以進曰：「酒飯雖微，劭之心也。幸兄勿責。但見范於影中，以手綽其氣而不食。」劭曰：「兄意莫不怪老母并弟不食，遠接不肯食之容，請母出與同伏罪。」范搖手止之，劭曰：「喚舍弟拜兄，若何？」范亦搖手而止之。劭曰：「兄食雞黍後進。」

入列死了  
議論甚大  
有大抗矣  
雄傑事妻

酒若何。范廢其肴，似故張退後之意。湖曰：雞黍不足，以奉長者，乃劭當日之約。幸勿見疑。范曰：弟信退後，吾當盡情訴之。吾非陽世之人，乃陰魂也。劭大驚曰：兄何故出此言。范曰：自與兄弟相別之後，回家爲妻子口腹之累，溺身商賈中，塵世滾滾，歲月匆匆，不覺又是一年。向日雞黍之約，非不掛心，近被蠅利所牽，忘其日期。今蚤鄰佑送茱萸酒至，方知是重陽。忽記賢弟之約，此心如醉。山陽至此，千里之隔，非一日可到。若不如期，賢弟以我爲何物。雞黍之約，尚自爽信。何況大事乎。尋思無計，常聞古人有云：人不能行千

論生生死  
世正不在

眼前甚佈

也

里魂能日行千里遂囑付妻子曰吾死之後且勿下  
葬待吾弟張元伯至方可入土囑罷自刎而死魂駕  
陰風特來赴離黍之約萬望賢弟憐憫愚兄恕其輕  
忽之過鑒其兇暴之誠不以千里之程肯爲辭親到  
山陽一見吾屍死亦瞑目無憾矣言訖淚如迸泉急  
離坐榻下階砌砌乃趨步逐之不覺忽踏了蒼苔顛  
倒於地陰風拂面不知巨卿所在有詩爲證

風吹落月夜三更

千里幽魂叙舊盟

只恨世人多負約

故將一死見平生

張劭如夢如醉放聲大哭那哭聲驚動母親并弟急

起視之見堂上陳列雞黍酒果張元伯昏倒於地用木救醒扶到堂上半晌不能言又哭至死母問曰汝兄巨卿不來有甚利害何苦自哭如此劬曰巨卿以雞黍之約已死於非命矣母曰何以知之劬曰適間親見巨卿到來邀迎入坐具雞黍以迎但見其不食再三懇之巨卿曰爲商賈用心失忘了日期今蚤方醒恐負所約遂自刎而死陰魂千里特來一見母可容兒親到山陽葬兄之屍兒明蚤收拾行李便行母哭曰古人有云囚人夢赦渴人夢漿此是吾兒念念在心故有此夢警耳劬曰非夢也兒親見來酒食見

此去已辨  
下一死矣  
有巨卿之  
死自不可  
深元伯之  
死

在、遂之不得、忽然顛倒、豈是夢乎、巨卿乃誠信之士、豈妄報耶、弟曰、此未可信、如有人到山陽去、當問其虛實、劭曰、人稟天地而生、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則有五常、仁義禮智信以配之、惟信非同小可、仁所以配木、取其生意也、義所以配金、取其剛斷也、禮所以配水、取其謙下也、智所以配火、取其明達也、信所以配土、取其重厚也、聖人云、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又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巨卿既已為信而死、吾安可不信而不去哉、弟專務農業、足可以奉老母、吾去之後、倍加恭敬、晨昏甘旨、勿使

有失遂拜辭其母曰不孝男張勳今爲義兄范巨卿  
爲信義而亡須當往弔已再三叮嚀張勳令侍養老  
母母須蚤晚勉強飲食勿以憂愁自當善保尊體勳  
於國不能盡忠於家不能盡孝徒生於天地之間耳  
今當辭去以全大信母曰吾兒去山陽千里之遙月  
餘便回何故出不利之語勳曰生如浮漚死生之事  
旦夕難保慟哭而拜弟曰勤與兄同去若何元伯曰  
母親無人侍奉汝當盡力事母勿令吾憂灑淚別弟  
背一箇小書囊來蚤便行有詩爲證

辭親別弟到山陽

十里迢迢客夢長



豈爲友朋輕骨肉

只因信義迫中腸

沿路上饑不擇食寒不思衣夜宿店舍雖夢中亦哭  
每日蚤起趕程恨不得身生兩翼行了數日到了山  
陽問巨卿何處住徑奔至其家門首見門戶鎖着問  
及鄰人鄰人曰巨卿死已過二七其妻扶靈柩往郭  
外去下葬送葬之人尚自未回問了去處奔至郭  
外望見山林前新築一所土牆牆外有數十人面面相  
觀各有驚異之狀汗流如雨走往觀之見一婦  
人身披重孝一子約有十七八歲伏棺而哭元伯大  
叫曰此處莫非范巨卿靈柩乎其婦曰來者莫非張

元伯乎。張曰：張劭自來不曾到此，何以知名？姓耶？婦泣曰：比六王拜三之遺言也。夫主范巨卿，自洛陽回常談賢叔盛德，前者重陽日，夫主忽舉止失措，對妾曰：我失却元伯之大信，徒生何益？常聞人不能行千里，吾寧死，不敢有悞。雞黍之約，死後且不可葬。待元伯來見我屍，方可入土。今日已及二七日，人勸云：元伯不知何日得來，先葬訖。後報知未晚，因此扶柩到此。衆人拽棺入金井，盆不能動，因此停住墳前。衆都驚怪，見叔叔遠來如此慌速，必然是也。元伯乃哭倒於地，婦亦大慟，送殯之人無不下淚。元伯於囊中取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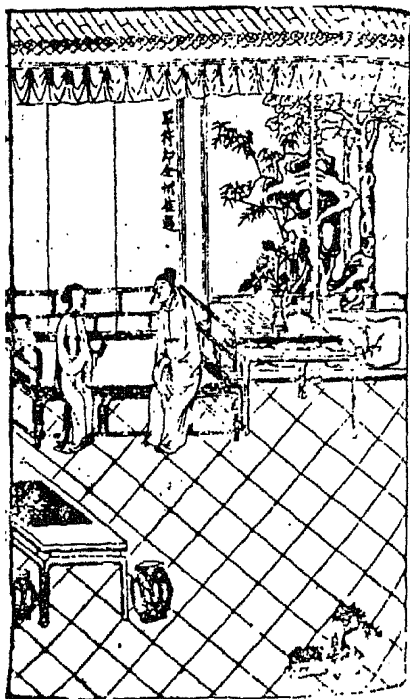
令買祭物香燭紙帛陳列於前取出祭文酌酒再拜  
號泣而讀文曰

維某年月日契弟張叻謹以爰雞絮酒致祭於仁  
兄巨卿范君之靈曰於維巨卿氣貫虹霓義高雲  
漢幸傾蓋於窮途締盍簪於荒店黃花九日肝腸  
相照青劍三秋頭顱可斷堪憐月下淒涼恍似日  
間春戀弟今辭母來尋碧水青松兄亦囑妻竚望  
素車白練故友那堪死別誰將金石盟寒又夫自  
是生輕欲把昆吾鏢按歷千古而不磨期一言之  
必踐倘靈爽之猶存料冥途之長伴嗚呼哀哉尚

元伯發棺視之，哭聲慟地。回顧嫂曰：「兄爲弟亡，豈能獨生耶？」囊中已具棺槨之費，願嫂垂憐，不棄鄙賤，將劬葬於兄側。平生之大幸也。嫂曰：「叔何故出此言也？」劬曰：「吾志已決，請勿驚疑。」言訖，掣佩刀自刎而死。衆皆驚愕，爲之設祭。具衣棺營葬於巨卿墓中。本州太守聞知，將此事表奏明帝，憐其信義深重，兩生雖不登第，亦可褒贈。以勸後人。范巨卿贈山陽伯張元伯贈汝南伯墓前建廟，號信義之祠。墓號信義之墓。旌表門閭，官給衣糧，以膳其子。巨卿子范純綬及第進

士官鴻臚寺卿至今山陽古跡猶存題詠極多惟有  
無名氏踏莎行一詞最好詞云

千里途遙隔年期遠片言相許心無變寧將信義  
托遊魂堂中雞黍空勞勸○月暗燈昏淚痕如線  
死生雖隔情何限靈輻若候故人來黃泉一笑重  
相見



古今圖說  
本朝探得喜以幸



第十七卷

單行鄭全州佳偶

郝廓門開城倚天

周公拈搆尚依然

休言道德無關鎖

一閉乾坤八百年

這首詩單說西京是帝王之都左成臯右澠池前伊  
闕後大河真個形勢無雙繁華第一宋朝九代建都  
于此今日說一樁故事乃是西京人氏一個是邢知  
縣一個是單推官他兩個都在孝感坊下並門而居  
兩家宅眷又是嫡親姊妹姨丈相稱所以往來甚密  
雖爲各姓無異一家先前兩家未做官時節姊妹同



時懷孕，私下相約道：若生下一男一女，當爲婚媾。後來單家生男，小名符郎；邢家生女，小名春娘。姊妹各對丈夫說，通了從此親家往來，非止一日。符郎和春娘幼時常在一處遊戲，兩家都稱他爲小夫婦。以後漸漸長成，符郎改名飛英，字騰實，進館讀書。春娘深居繡閣，各不相見。其時宋徽宗宣和七年春三月，邢公選了鄧州順陽縣知縣，單公選了揚州府推官，各要挈家上任，相約任滿之日歸家成親。單推官帶了夫人和兒子符郎，自往揚州去做官，不題。却說邢知縣到了鄧州順陽縣，未及半載，值金鞮子分道入寇。

金將幹鏑不攻破了順陽刑知縣一門遇害春娘年  
十二歲爲亂兵所掠轉賣在全州樂戶揚家得錢十  
七千而去春娘從小讀過經書及唐詩千首頗通文  
墨尤善應對鴛母愛之如寶改名楊玉教以樂器及  
歌舞無不精絕正是

三千粉黛輸顏色

十二朱樓讓舞歌

只是一件他終是宦家出身舉止端詳每詣公庭侍  
宴呈藝畢諸妓調笑謔浪無所不至楊玉嘿然獨立  
不妄言笑有良人風度爲這個上前後官府莫不愛  
之重之詎分兩頭却說單推官在任三年時金虜陷

了汴京徽宗欽宗兩朝天子，都被他擄去，虧殺呂好問說下了偽帝張邦昌，迎康王嗣統，康王渡江而南，卽位於應天府，是爲高宗。高宗懼怕金虜，不敢還西京，乃駕幸揚州，單推官率民兵護駕有功，累遷郎官之職。又隨駕至杭州，高宗愛杭州風景，駐蹕建都，改爲臨安府，有詩爲證：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却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北一路地方，被金虜殘害百姓，從高宗南渡者，不計其數，皆散處吳下，聞臨安建都，多有搬遷到杭

州入籍安插單公時在戶部問看戶籍冊子見有一  
邪祥名字乃西京人自思邪知縣召禎此人名祥敢  
是同行兄弟自從遊宦以後邢家全無音耗相通正  
在懸念乃遣人密訪之果邢知縣之弟號爲四承務  
者急忙請來相見問其消息四承務答道自鄧州破  
後傳聞家兄舉家受禍未知的否因流淚不止單公  
亦愀然不樂念兒子年齒已長意欲別圖親率猶恐  
傳言未的媳婦尚在且待干戈寧息再行探聽從此  
單公與四承務仍認做親戚往來不絕再說高宗皇  
帝初卽位改元建炎過了四年又改元紹興此時紹

興元年，朝廷追敘南渡之功，單飛英受父蔭，得授全州司戶。謝恩過了，擇日拜別父母起程，往全州到任。時年十八歲，一州官屬，只有單司戶年少，且是儀容俊秀，見者無不稱羨。上任之日，州守設公堂酒會，飲大集聲妓。原來宋朝有這個規矩，凡在籍娼戶，謂之官妓。官府有公私筵宴，聽憑點名喚來，祇應這一日。楊玉也在數內，單司戶于眾妓中，只看得他上眼，大有眷愛之意。詩曰：

曾縮紅繩到處隨

佳人才子兩相宜

風流的是張京兆

何日臨窓試畫眉

司理姓鄭名安，汝陽舊族，也是他少年才子，一見單  
司戶，便意氣相投，看他顧盼楊玉，已知其意。一日鄭  
司理去拜單司戶，問道：足下清年名族，爲何單車赴  
任，不携它眷？單司戶答道：實不相瞞，幼時曾定下妻  
室，因遭虜亂，存亡未卜，至今中饋尚虛。司理笑道：離  
索之感，人孰無之。此間歌妓楊玉，頗饒雅致，且作望  
梅止渴，何如？司戶初時避謝不敢，被司理言之再三，  
說到相知的分際，司戶隱瞞不得，只得吐露心腹。司  
理道：既才子有意佳人，僕當爲曲成之耳。自此每遇  
宴會，司戶見了楊玉，反覺有些避嫌，不敢注目。然心

中思慕愈甚。司理有心要玉成其事，但惧怕太守嚴  
殺，做不得手脚。如此二年，舊太守任滿升去，新太守  
姓陳，爲人忠厚至誠，且與鄭司理是同鄉故舊，所以  
鄭司理屢次在太守面前稱薦單司戶之才品。太守  
十分敬重，一日鄭司理置酒專請單司戶到私衙清  
話，只點楊玉一名。祇候。這一日比公堂筵宴不同，只  
有賓主二人。單司戶纔得飽看楊玉，果然美麗，有詞  
名意。秦娥詞云

香馥馥樽前有個人如玉，人如玉翠翹金鳳，內家  
粧束。嬌羞慣把眉兒蹙，逢人只唱傷心曲，傷心

曲一聲聲是怨紅愁綠

鄭司理開言道今日之會並無他客勿拘禮法當開  
懷暢飲務取盡惟遂斟巨觥來勸單司戶楊玉清歌  
侑酒酒至半酣單司戶看着楊玉神寬飄蕩不能自  
持假裝醉態不飲鄭司理已知其意便道且請到書  
齋散步再容奉勸那書齋是司理自家看書的所在  
擺設着書畫琴棋也有些古玩之類單司戶那有心  
情去看向竹榻上倒身便睡鄭司理道既然仁兄困  
酒暫請安息片時忙轉身而出却教楊玉斟下香茶  
一既送去單司戶素知司理有玉成之美今番見楊



玉獨自一個送茶情，知是放鬆了，忙起身把門掩上。  
雙手抱住楊玉求歡，楊玉佯推不允。單司戶道：「相慕  
小娘子已非一日，難得今番機會。司理公平，昔見愛，  
就使知覺，必不嗔怪。楊玉也識破三分，隔窳不敢固  
却，只得順情。兩個遂在榻上草草的雲雨一場，有詩  
爲證。」

相慕相憐二載餘

今朝且喜兩情舒

雖然未得通宵樂

猶勝陽臺夢是虛

單司戶私問楊玉道：「你雖然才藝出色，偏覺雅致，不  
似青樓習氣，必是一個名公苗裔。今日休要瞞我，可」

從實說與我知道果是何人。楊玉滿面羞慚。答道：實不相識。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姬所生也。司戶大驚，問道：既係宦族，汝父何官，何姓？楊玉不覺雙淚交流。答道：妾本姓邢，在東京孝感坊居住。幼年曾許與母姨之子結婚。妾之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胡寇猖獗，父母皆遭兵刃。妾被人掠買至此。司戶又問道：汝夫家姓甚，作何官職，所許嫁之子，又是何名？楊玉道：夫家姓單，那時爲揚州推官，其子小名符郎。今亦不知存亡如何。說罷，哭泣不止。司戶心中已知其爲春娘了，且不說破，只安慰道：汝今日鮮衣美食，花

朝月久勾你受用官府都另眼看覷誰人輕賤你况  
宗族遠離夫家存亡未卜隨緣快活亦足了一生矣  
何乃自生悲泣耶楊玉慶頰答道妾聞女子生而願  
爲之有家雖不幸風塵實出無奈夫家宦族曾使無  
恙妾亦不作團圓之望若得嫁一小民荆釵布裙啜  
菽飲水亦是良人家媳婦比在此中迎新送舊勝却  
千萬倍矣司戶點頭道你所見亦是果有此心我當  
與汝作主楊玉叩頭道恩官若能拔妾于苦海之中  
真乃萬代陰德也說未畢只見司理推門進來道陽  
臺夢醒也未如今無事可飲酒矣司戶道酒已過醉

不能復飲。司理道：「一分酒醉十分心，醉司戶道：「一分  
醉酒十分。薛德大家都笑起來，重來送上，洗盞更酌。  
是日盡歡而散。過了數日，單司戶置酒專請鄭司理  
答席。也喚楊玉一名答應。楊玉先到，單司戶不復與  
狎昵。遂正色問曰：「汝前日有言爲小民婦亦所甘心。  
我今喪偶，未有正室，汝肯相隨我乎？」楊玉含泪答道：  
「枳棘豈堪鳳凰所棲，若恩官可憐，得蒙收錄，使得備  
巾櫛之列，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固妾所願也。但  
恐他日新孺人性嚴，不能相容，然妾自當含忍萬一  
徵色，發聲妾情愿持齋，佞佛終身，獨宿以報恩官之

德耳。司戶聞言，不覺慘然，方知其厭惡風塵，出于至誠，非誑語也。少停，鄭司理到來，見楊玉淚痕未乾，戲道：「古人云：樂極生悲，信有之乎？」楊玉歛容答道：「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耳。」單司戶將楊玉立志從良說話，向鄭司理說了。鄭司理道：「足下若有此心，下官亦願効一臂。」這一日飲酒無話，席散後，單司戶在燈下修成家書一封，書中備言岳丈邢知縣全家受禍，春娘流落爲娼，厭惡風塵，志向可憫，男情愿復聯舊約，不以良賤爲嫌。單公拆書觀看，大驚，隨即請邢四承務到來商議此事。兩家各

不已。四承務要親往全州。

王張親事教單公致書於太守求爲春娘脫籍單公  
寫書付與四承務收訖四承務作別而行不一日來  
到全州逕入司戶衙中相見道其來歷單司戶先與  
鄭司理說知其事司理一力攛掇道諺云貴易交富  
易妻今足下甘娶風塵之女不以存亡易心雖古人  
高義不是過也遂同司戶到太守處將情節告訴單  
司戶把父親書札呈上太守看了道此美事也敢不  
奉命次日四承務具狀告府求爲釋賤歸良以續舊  
婚事太守當面批准了候至日中還不見發下文牒  
單司戶疑有他變密使人打探消息見廚司正在忙

亂安排筵席。司戶猜道：此酒爲何而設？豈欲與楊玉舉離別觴耶？事已至此，只索聽之。少頃，果召楊玉。祇候席間，只請通判一人酒至。三巡食供兩套。太守喚楊玉近前，將司戶願續舊婚及那祥所告脫籍之事，一一說了。楊玉拜謝道：妾一身生死榮辱，全賴恩官提拔。太守道：汝今日尚在樂籍，明日卽爲縣君，將何以報我之德？楊玉答道：恩官救人于火宅之中，陰德如山。妾惟有日夕籲天，願恩官子孫富貴而已。太守歎道：麗色佳音，不可復得。不覺前起，抱持楊玉說道：汝必有以報我。那通判是個正直之人，見太守發狂。

卷三十一  
金瓶梅  
第八

便離席起立正色發作道：「既司戶有宿約，便是孫人  
我等俱有同僚叔嫂之誼，君子進退當以禮不可苟  
且以傷推道。太守腳踏謝道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府  
之言不知其爲過也。今得罪于司戶，當謝過以質耳。」  
乃令楊玉入內宅與自己女眷相見，却教人召司理  
司戶二人到後堂同席。直喫到天明方散。太守也不  
進衙，逕坐早堂，便下文書與楊家翁媪，教除去楊玉  
名字。楊翁楊媪出其不意，號哭而來，拜着太守，訴道：  
「養女十餘年，費盡心力，今旣蒙明判，不敢抗拒，但願  
一見而別，亦所甘心。」太守遣人傳語楊玉，楊玉立在



後堂隔屏對翁媪說道我夫妻重會也是好事我雖承汝十年撫養之恩然所得金帛已多亦足爲汝養老之計從此永訣休得相念媪兀自號哭不止太守喝退了楊翁楊媪當時差州司人從白宅堂中撞出楊玉逕送至司戶衙中取出私財十萬錢權佐資奩之費司戶再三推辭太守定教受了是日鄭司理爲媒四承務爲主婚如法成親做起洞房花燭有詩爲證

風流司戶心如渴

文雅嬌娘意似狂

今夜官衙尋舊約

不教人話負心郎

曰是表  
舉動不  
似不以  
過足矣

次日太守同一府官員都來慶賀司戶置酒相待四  
承務自歸臨安回復單公去訖司戶夫妻相愛自不  
必說光陰似箭不覺三年任滿春娘對司戶說道妾  
失身風塵亦荷翁媪愛育其他姊妹中相處也有情  
分笑厚的今將遠去終身不復相見欲具少酒食與  
之話別不識官人肯容否司戶道汝之事合州莫不  
聞之何可隱諱便泊酒話別何礙大體春娘乃設筵  
于會勝寺中教人請楊翁楊媪及舊時同行姊妹相  
厚者十餘人都來會飲至期司戶先差人在會勝寺  
等候衆人到齊方纔來稟楊翁楊媪先到以後衆妓

陸續而來，從人點客已齊，方敢稟知司戶，請孺人登輿。僕從如雲前呼後擁，到會勝寺中，與眾人相見，略叙寒暄，便上了筵席。飲至數巡，春娘自出席送酒內中。一妓姓李名英，原與楊媪家連居，其音樂技藝皆是春娘教導。常呼春娘爲姊，情似同胞，極相敬愛。自從春娘脫藉，李英好生思想，常有鬱鬱之意。是日春娘送酒到他面前，李英忽然執春娘之手，說道：「姊今超脫汗泥之中，高翔青雲之上，似妹子沉淪糞土，無有出期，相去不啻天堂地獄之隔。姊今何以救我說罷。」遂放聲大哭。春娘不勝淒慘，流淚不止。原來李英

有一件出色的本事第一手好針線能于暗中縫紉  
分際不差正是

織髮夫人昔擅奇

神針娘子古來稀

誰人乞得天孫巧

十二樓中一李姬

春娘道我司戶正少一針線人吾妹肯來與我作伴  
否李英道若得阿姊爲我方便得脫此門路是一段  
大陰德事若司戶左右要覓針線人得我爲之素知  
阿姊心性強似尋生分人也春娘道雖然如此但吾  
妹平日與我同行同輩今日豈能居我之下乎李英  
道我在風塵中每自退姊一步况今日雲泥迥隔又

此段如保  
費金可

有嫡庶之異，即使朝夕奉侍阿姊，比于侍婢，亦所甘心。况敢與阿姊比肩耶？春娘道：「妹既有此心，奴當與司戶商之。」當晚席散，春娘回衙，將李英之事對司戶說了。司戶笑道：「一之爲甚，豈可再乎？」春娘再三撻掇司戶，只是不允。春娘悶悶不悅，一連幾日。李英遣人以問安奶奶爲名，就催促那事。春娘對司戶說道：「李家妹情性溫雅，針線又是第一，內助得如此人，誠所罕有。且官人能終身不納姬侍，則已。若納他人，不如納李家妹。與我小小相處，兩不見笑。官人何不向守公求之，萬一不從，不過拚一沒趣而已。妾亦有詞以

回絕李氏，倘僥倖相從，豈非全美。司戶被諸人強逼，數次不得已，先去與鄭司理說知了，捉了他同去見太守。委曲道其緣故，太守笑道：「君欲一箭射雙雕乎？」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當下太守再下文牒，與李英脫籍，送歸司戶。司戶將太守所贈十萬錢，一半給與李姬，以爲贖身之費，一半給與楊姬，以酬其養育之勞。自此春娘與李英姊妹相稱，極其和睦。當初單飛英隻身上任，今日一妻一妾，又都是才色雙全，意外良緣，歡喜無限。後人有詩云：

官舍孤居思黯然

今朝絲線喜雙牽

符郎不念當時舊

那氏徒懷再世緣

空手忽繫雙塊玉

污泥挺出並頭蓮

姻緣不論良和賤

婚牒書來五百年

單司戶選吉起程別了一府官僚挈帶妻妾還歸臨  
安宅院單飛英率春娘拜見舅姑彼此不覺傷感痛  
哭了一場哭罷飛英又率李英拜見單公問是何人  
飛英述其來歷單公大怒說道吾至親骨肉流落失  
所理當收拾此乃萬不得已之事又旁及外人是何  
道理飛英惶恐謝罪單公怒氣不息老夫人從中勸  
解遂引去李英于自己房中要將改嫁李英那里肯

好萊世尼  
是傳信有  
此事翻作  
羅家示父

依允只是苦苦哀求，老夫人見其至誠，且留作伴。過了數日，看見李氏小心婉順，又愛他一手針線，遂勸單公收留與兒子爲妾。單飛英遷授令丞，上司官每聞飛英娶娼之事，皆以爲有義氣，互相傳說，無不加意欽敬。累薦至太常卿，春娘無子，李英生一子，春娘抱之愛如己出。後讀書登第，遂爲臨安名族。至今青樓傳爲佳話，有詩爲證。

山盟海誓忽更遷

誰向青樓認舊緣

仁義還收仁義報

宦途無梗子孫賢

十七卷 終

青樓小記

單飛英

卷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君不見平陽公主馬前奴，一朝富貴嫁爲夫。又不見咸陽東門種瓜者，昔日封侯何在也。榮枯貴賤如轉丸，風雲變幻誠多端。達人知命揔度外，傀儡場中一例看。

這篇古風是說人窮通有命，或先富後貧，先賤後貴，如雲蹤無定，瞬息改觀，不由人意思，想測度。且如宋朝呂蒙正秀才未遇之時，家道艱難，三日不曾飽餐。天津橋上賒得一瓜，在橋柱上磕之，失手落于橋下，那

瓜順水流去，不得到口，後來狀元及第，做到宰相地，位起造落瓜亭，以識窮時失意之事。你說做狀元宰相的人，命運未至，一瓜也無福消受。假如落瓜之時，向人說道：此人後來榮貴，被人做一萬個鬼臉，啐乾了一千擔吐沫，也不爲過。那個信他？所以說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又如宋朝軍卒楊仁杲爲丞相丁晉公治第，夏天負土運石，汗流不止，怨歎道：同是一般父母所生，那住房子的何等安樂，我們替他做工的何等吃苦，正是有福之人人伏侍，無福之人伏侍人。這里楊仁杲口出怨聲，却被管工官聽得了，一頓

皮鞭打得負痛吞聲，不隔數年，丁丞相得罪，貶做崖州司戶。那楊仁果從外戚起家，官至太尉，號為皇親。朝廷就將丁丞相府第賜與楊仁果居住。丁丞相起夫治第，分明是替楊仁果做個工頭，正是

桑田變滄海

滄海變桑田

窮通無定準

變換揔由天

閒話休題，則今說一節故事，叫做楊八老越國奇逢。那故事，遠不出漢唐，近不出二宋，乃出自胡元之世。陝西西安府地方，這西安府乃禹貢雍州之域。周曰王畿，秦曰關中，漢曰渭南，唐曰關內，宋曰永興，元曰

卷五

安西話說元朝至大年間一人姓楊名復八月中秋節生日小名八老乃西安府盩厔縣人氏妻李氏生子纔七歲頭角秀異天資聰敏取名世道夫妻兩口兒愛惜自不必說一日楊八老對李氏商議道我年近三旬讀書不就家事日漸消乏祖上原在閩廣爲商我欲湊些貲本買辦貨物往漳州商販圖幾分利息以爲贍家之資不知娘子意下如何李氏道妾聞治家以勤儉爲本守株待兔豈是良圖乘此壯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遲疑也八老道雖然如此只是子幼妻嬌放心不下李氏道孩兒幸喜長成妾自

能教訓但願你早去早回當日商量已定擇箇吉日  
出行與妻子分別帶個小廝叫做隨童出門搭了船  
隻往東南一路進發昔人有古風一篇單道爲商的  
苦處

人生最苦爲行商

拋妻棄子離家鄉

殮風宿水多勞役

披星戴月時奔忙

水路風波殊未穩

陸程雞犬驚安寢

平生豪氣頓消磨

歌不發聲酒不飲

少貲利薄多貲累

匹夫懷壁將爲罪

偶然小恙臥床幃

鄉關萬里書誰寄

一年三載不回程

夢魂顛倒妻孥

燈花忽報行人至

闔門相慶如更生

男兒遠遊難得意

不如骨肉長相聚

請看江上信天翁

拙守何曾闕生計

話說楊八老行至漳浦下在柴媽媽家專待收買番  
禺貨物原來柴媽媽無子只有一女年二十三歲曾  
贅個女婿相幫過活那女婿也死了已經週年之外  
女兒守寡在家柴媽媽看見楊八老本錢豐厚且是  
志誠老實待人一團和氣十分歡喜意欲將寡女招  
贅以靠終身八老初時不肯被柴媽媽再三勸道楊



官人你千鄉萬里出外爲客若沒有切已的親戚那  
個知疼着熱如今我女兒年紀又小正好相配官人  
做個兩頭大你歸家去有娘子在家在漳州來時有  
我女兒兩邊來往都不寂寞做生意也是方便順溜  
的老身又不費你大錢大鈔只是單生一女要他嫁  
個好人日後生男育女連老身門戶都有依靠就是  
你家中娘子知道時料也不喚怪多少做客的娼樓  
妓館使錢撒漫道還是本分之事官人湏從長計較  
休得推阻八老見他說得近理只得允汀擇日成親  
入贅於榮家夫妻和順自此無話不上二月榮氏懷

孕、期年之後，生下一個孩兒，合家歡喜，三朝滿月，親戚慶賀，不在話下。却說楊八老思想故鄉，妻孥子幼，初意成親後，一年半載，便要回鄉看覷。因是懷了身孕，放心不下，以後生下孩兒，檠氏又不放他動身，光陰似箭，不覺住了三年，孩兒也兩週歲了，取名世德。雖然與世道排行，却冒了檠氏的姓，叫做檠世德。楊八老一日對檠氏說，暫回關中，看看妻子，便來檠氏苦留不住，只得聽從。八老收拾貨物，打點起身，也有放下人頭帳目，與隨童分頭，并日催討八老爲討欠帳，行至州前，只見挂下榜文，上寫道：近奉上司明文。

倭寇生發沿海搶劫各川縣地方須用心巡防  
衛犯一應出入俱要盤詰城門晚開早閉等語入老  
讀罷吃了一驚想道我方欲動身不想有此寇警倘  
或倭寇早晚來時閉了城門知道何日平靜不如趁  
早走路爲上也不去討帳逕回身轉來只說拖欠帳  
目急切難取待再來催討未遲開得路上賊寇生發  
貨物且不帶去只收拾些細軟行裝來日便要起程  
榮氏不忍割捨抱着三歲的孩兒對丈夫說道我母  
親只爲終身無靠將奴家嫁你幸喜有這點骨血你  
不看奴家面上須牽掛着小孩子千萬早去早回勿

使我母子懸望言訖不覺雙眼流淚楊八老也命好道娘子不須掛懷三載夫妻恩情不淡此去也是萬不得已一年半載便得相逢也當晚榮媽媽治盃送行次日清晨楊八老起身梳洗別了岳母和渾家帶了隨童上路未及兩日在路吃了一驚但見

舟車擠壓男女奔忙人人膽喪盡愁海寇恁猖狂  
個個心驚只恨官兵無備禦扶幼携老難禁兩脚  
奔波棄子拋妻單爲一身逃命不辨貧窮富貴急  
難中搥則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處只求片地  
正是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

楊八老看見鄉村百姓紛紛攘攘都來城中逃難傳  
說倭寇一路放火殺人官軍不能禁禦聲息至近唬  
得八老魂不附體進退兩難思量無計只得隨衆奔  
走且到汀州城裡再作區處又走了兩個時辰約離  
城三里之地忽聽得喊聲震地後面百姓們都號哭  
起來却是倭寇殺來了衆人先唬得腳軟奔跑不動  
楊八老望見傍邊一座林子向剌斜裡便走也有許  
多人隨他去林叢中躲避誰知倭寇有智慣是四散  
埋伏林子內先是一個倭子跳將出來衆人欺他單  
身正待一齊奮勇敵他只見那倭子把海叵羅吹了

一聲吹得嗚嗚的響，四圍許多倭賊，一個個舞着長刀，跳躍而來，正不知那里來的，有幾個粗莽漢子，平昔間有些手脚的，揀着性命，將手中器械，上前迎敵，猶如火中投雪，風裡揚塵，彼倭賊一刀一個分明砍瓜切菜一般，唬得衆人一齊下跪，口中只叫饒命，原來倭寇逢着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擄得婦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煩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義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贈，只是這婦女雖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話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割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

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我得一領首殺便奸  
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鬚翁尚然被他割頭請功况  
且見在戰陣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判  
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勢還有推  
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  
假倭攔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  
其計不能取勝昔人有詩單道着倭寇行兵之法詩  
云

倭陣不誼諱

螺聲飛蚨蝶

紛紛正帶斜

魚貫走長蛇

扇散全無影

刀來一片花

更兼真偽混

駕禍擾中華

揚八老和一羣百姓們，都被倭奴搶了，好似羣中之  
驚釜中之魚，沒處躲閃，只得隨順以圖苟活。隨童已  
不見了，正不知他生處如何，到此地位，自身管不得  
何假顧他人，莫說八老心中愁悶，且說衆倭奴在鄉  
村劫掠得許多金寶，心滿意足，聞得元朝大軍將到，  
搶了許多船隻，驅了所擄人口，下船一齊開洋，歡歡  
喜喜，逕回日本國去了。原來倭奴入寇，國王多有不  
知者，乃是各島窮民，合夥泛海，如中國賊盜之類，彼



處只如做買賣一般，其出掠亦各分部統自爲大王之號，到回去仍復隱匿了，却掠得金帛均分受用，亦有將十分中一二分獻與本島頭目，互相容隱，如被中國人殺了，只作做買賣折本一般，所擄得壯健男子，留作奴僕使喚，剃了頭，赤了兩腳，與本國一般，樣給與刀仗，教他跳戰之法，中國人懼怕，不敢不從，過了一年半載，水土習服，學起倭話來，竟與真倭無異了，光陰似箭，這楊八老在日本國不覺住了一十九年，每夜私自對天拜禱，願神明護佑，我楊復再轉家鄉，重會妻子，如此寒暑無間，有詩爲證。

異國飄零十九年

鄉關魂夢已茫然

蘇卿困虜旄俱脫

洪皓留金雪滿顛

彼爲中朝甘守節

我成俘虜獲何愆

首丘無計傷心切

夜夜虔誠禱上天

話說元泰定年間日本國年歲荒歉衆倭糾鞍又來入寇也帶楊八老同行八老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所喜者乘此機會到得中國陝西福建二處俱有親屬皇天護祐萬一有骨肉重逢之日再得團圓也未可知所憂者此身全是倭奴形像便是自家照着鏡子也吃一驚他人如何認得況且刀鎗無情此去

多凶少吉枉送了性命只是一說寧作故鄉之鬼不  
願爲夷區之人天天可恨這春飄洋只願在汶閩兩  
處便好若在他方也是枉然原來倭寇飄洋也有個  
天數聽憑風勢若是北風便犯廣東一路若是東風  
便犯福建一路若是東北風便犯温州一路若是東  
南風便犯淮揚一路此時二月天氣衆倭登船離岸  
正值東北風大盛一連數日吹個不住逕飄向温州  
一路而來那時元朝承平日久沿海備禦俱疎就有  
幾隻船幾百老弱軍士都不堪拒戰望風逃走衆倭  
公然登岸少不得放火殺人楊八老雖然心中不願

也不免隨行逐隊。這一番自二月至八月，官軍連敗了數陣，搶了幾個市鎮，轉掠寧紹。又到餘杭，其兇暴不可盡述。各府州縣寫了告急表章，申奏朝廷。旨下兵部差平江路普花元帥領兵征勦。這普花元帥足智多謀，又手下多有精兵良將，奉命尅日興師。大刀關斧，殺奔浙江路上來。前哨打探倭寇，占住清水關。爲穴普花元帥約會浙中兵馬，水陸並進。那倭寇平素輕視官軍，不以爲意。誰知普花元帥手下有十個統軍，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軍中多帶火器，四面埋伏。一等倭賊戰陣之際，埋伏都起火器，一齊發作，殺得

他走頭沒路，大敗虜騎斬首千餘級，活捉二百餘人。其擒船送命者，又破水寨官兵，戮殺也多。有落水疾者，昔花元帥得勝賞了，三軍猶恐餘倭未盡，遣兵四下搜獲，真個是

饒伊虎暴如狼虎

惡貫盈時定受殃

話分兩頭，却說清水關上有廟，濟廟其神姓馮名俊，錢塘人氏，年十六歲時夢見玉帝遣天神傳命，剖開其腹，喚去五臟六腑，醒來，猶覺腹痛，從切失學，未曾知書，自此忽然開悟，無書不曉，下筆成文，又能預知將來禍福之事。忽一日臥於家中，叫喚不起，良久方

醒自言適在東海龍王處赴宴被他勸酒過醉家人不信及嘔吐出來都是海錯異味目所未睹方知真實到三十六歲忽對人說玉帝命我爲江濤之神三日後必當赴任至期無疾而終是日江中波濤大作行舟將覆忽見朱旂卓蓋白馬紅纓簇擁一神現形雲端間口中叱咤之聲俄頃波恬浪息問之土人其形貌乃馮俊也於是就其所居立廟祠之賜名順濟廟紹定年間累封英烈王之號其神大有靈應後寇占住清水閘時楊八老私向廟中所禱問筭得個大吉之兆心中暗喜與先年一般向被擄去的共十三

人約會大兵到時出首投降。又相官軍不分真假。拿  
去請功。疑惑不決。到這八月二十八日。倭寇大敗。揚  
八老與十二個。俱潛躲在順濟廟中。不敢出頭。正  
在兩難。急聽得廟外喊聲大舉。乃是老王千戶名喚  
王國雄。引着官軍入來搜廟。一十三人盡被活捉。細  
縛做一團兒。吊在廊下。衆人口稱冤枉。都說不是真  
倭。那里係他。此時天色已晚。老王千戶權就廟中歇  
宿。打點明早解官。請功。事有委巧。老王千戶帶個貼  
身伏侍的家人。叫做王興。夜間起來。出恭。聞得廊下  
哀號之聲。其中有一個像閉中。聲音好生奇異。悄地

點個燈去，打一看，看到楊八老面貌有些疑惑，問道：「你們既說不是真倭，是那里人氏如何？」人丁倭賊駭內，又是一般形貌。楊八老訴道：「衆人都是閩中百姓，只我是安西府蓋屋縣人。十九年前在滄浦做客，被倭寇擄去，髡頭跣足，受了萬般辛苦。衆人是同時被難的，今眷來到此地，便想要自行出首，其奈形狀怪異，不遇個相識之人，恐不相信，因此狐疑不決。幸天兵得勝，倭賊敗亡，我等指望重見天日，不期老將軍不行細審，一槩細吊，明日解到軍門，性命不保，說罷，衆人都哭起來。」王與忙握手道：「不可高聲啼哭，恐驚。」



醒了老將軍，反爲不美，則你這安西府漢子，姓甚名誰，楊八老道我姓楊，名復，小名八老，長官也帶些關中語音，莫非同郡人麼？王興聽說吃了一驚，原來你就是我舊主人，可記得隨童麼？小人就是楊八老道，怎不記得，只是鬚眉非舊，端的對面不相認了。自當初在關中分散如何，却在此處？王興道：且莫細談，明早老將軍起身發解時，我站在傍邊，你只看着我喚我名字起來，小人自來與你分解說罷。提了燈自去了。衆人都向八老問其緣故，八老略說一二，莫不歡

喜正是

次中得活因災退

絕處逢生遇救來

原來隨童跟着楊八老之時，纔一十九歲，如今又加十九年，是三十八歲人了。急切如何認得，當先與主人分散，躲在茅廁中，僥倖不曾被倭賊所掠。那時老王千戶還是百戶之職，在彼領兵，偶然遇見見他伶俐，問其來歷，收在身邊伏侍，就便許他訪問主人消息。誰知杳無音信，後來老王百戶有功，陞了千戶，改調浙中地方做官。隨童改名王興，做了身邊一個得力的人。家人也是楊八老命，不當盡祿，不當終否極泰來。天教他主僕相逢，閒話休題，却說老王千戶次早

點齊人衆解下一十三名倭犯要解往軍門請功正  
行、走、身、忽、見、倭、犯、中、一、人、看、定、王、五、高、聲、叫、道、隨、童  
我、是、你、舊、主、人、可、來、救、我、王、興、假、意、認、了、一、認、兩、下  
抱、頭、而、哭、因、事、體、年、遠、老、王、千、戶、也、忘、其、所、以、了、林  
喚、王、興、問、其、緣、故、王、興、一、一、訴、說、此、乃、小、人、十、九、年  
前、失、散、之、主、人、也、彼、時、尋、覓、不、見、不、意、被、倭、賊、擄、去、  
小、人、看、他、面、貌、有、些、相、似、正、在、疑、惑、誰、想、他、到、認、得  
小、人、喚、起、小、人、的、舊、名、望、恩、主、辨、其、冤、情、釋、放、我、舊  
主、人、小、人、便、死、在、堦、前、瞑、目、無、怨、說、罷、放、聲、大、哭、衆  
倭、犯、都、一、齊、聲、冤、起、來、各、道、家、鄉、姓、氏、情、節、相、似、老

古今小記  
王千戶道既有此冤情，我也不敢自專，解在帥府，教他自行分辨。王興道求恩主將小人一齊解去，好做對證。老王千戶起初不允，被王興哀求不過，只得允了。當日將一十三名倭犯，連王興解到帥府。普花元帥道既是倭犯，便行斬首。那一十三名倭犯，一個個高聲叫冤起來，內中王興也叫冤枉。王國雄便跪下去，將王興所言事情稟了一遍。普花元帥准信，就教王國雄押着一干倭犯，并王興發到紹興郡丞楊世道處審明回報。故元時節郡丞即如今通判之職，却只下太守一肩，與太守同理府事，最有權柄。那日郡

丞楊公升廳理事甚是齊整怎見得有詩爲證

吏書站立如泥塑

軍卒分開似木雕

隨你兇人好似鬼

公庭刑法不相饒

老王千戶奉帥府之命親押一十三名倭犯到楊郡丞廳前相見已畢備言來歷楊公送出廳門復歸公座先是王興開口訴冤那一班倭犯哀聲動地楊公問了王興口詞先喚楊八老來審楊八老將姓名家鄉備細說了楊郡丞問道既是盤屋縣人你妻族何姓有子無子楊八老道妻族東村李氏止生一子取名世道小人到漳浦爲商之時孩兒方年七歲在漳

浦住了三年，就隨身倭國，經今又十九年，自從離家之後，音耗不通，妻子不知成亡，若是孩兒撫養得長大，算來該二十九歲了，老爺不信時，移文到盩厔縣中將三黨親族姓名，一一對驗，小人之冤可白矣。再問王與所言，皆同衆人，又齊聲叫冤。楊公一一細審，都是閩中百姓，同時被擄的。楊公沉吟半晌，喝道：「權且收監，待行文本處查明來歷，方好釋放。當下散堂。」

回衙見了母親楊老夫人，口稱怪事不絕。老夫人問道：「孩兒今日問何公事，口稱怪異，何也？」楊公道：「有道有王千戶解到倭犯一十三名，說起來都是我中國百姓。」

被倭奴擄去的是個假倭，不是真倭。肉中一人，姓楊，名復，乃閩中整厓縣人氏。他說二十一年前，別妻李氏往漳浦經商，三年之後，遭倭寇作亂，擄他到倭國去了。與妻臨別之時，有兒年方七歲，到今算該二十九歲了。母親常說孩兒七歲時，父親往漳州爲商，一去不回，他家鄉姓名正與父親相同，其妻子姓名，又分毫不異。孩兒今年正二十九歲，世上不信，有此相合之事實。且王千戶有個家人王興，一口認定是他舊主。那王興說舊名隨童，在漳浦亂軍分散，又與我爺舊僕同名，所以稱怪。老夫人也不覺稱道怪事怪。

事世上相同的事也頗有不信件件皆合事有可疑  
你明日再行吊審我在屏後竊聽是非頃刻可決楊  
世道領命次日重喚取一十三名倭犯再行細鞠其  
言與昨無二老夫人在屏後大叫道楊世道我兒不  
須再問則這個盤屋縣人正是你父親那王興端的  
是隨童了驚得郡丞楊世道手脚不迭一跌跌下公  
座來抱了楊八老放聲大哭請歸後堂王興也隨進  
來當下母子夫妻三口抱頭而哭分明是夢裡相逢  
一般則這隨童也哭做一堆哭了一個不耐煩方纔  
拜見父親隨童也來磕頭認舊時主人主母楊八老



對兒子道我在倭國夜夜對天禱告只願再轉家鄉  
重會妻子今日皇天可憐果遂所願目喜孩兒榮貴  
萬千之喜只是那一十二人都是閩中百姓與我同  
時被擄的實出無奈吾兒速與昭雪不可偏枯使他  
怨望楊世道領了父親言語便把一十二人盡行開  
放又各贈回鄉路費三兩衆人謝恩不盡一面分付  
書吏寫下文書申覆帥府一面安排做慶賀筵席衙  
內整備香湯伏侍八老沐浴過了通身換了新衣頂  
冠束帶楊世道娶得夫人張氏出來拜見公公一門  
骨肉團圓歡喜無限這一事鬧遍了紹興府前本府

藥太守聽說楊郡丞認了父親，備下羊酒，特往稱賀。定要請楊太公相見。楊復只得出來，見了藥公，敘禮已畢，分賓而坐。藥太守欣羨不已。楊郡丞置酒留款，飲酒中間，藥太守問楊太公何由久客閩中，以致此禍。楊八老答道：「初意一年半載便欲還鄉，何期下在藥家。他家適有寡女，年二十三歲，正欲招夫幫家道活。老夫入贅彼家，以此淹留三載。」藥公問道：「在彼三年，曾有生育否？」八老答道：「因是藥家懷孕，生下一兒，兩不相捨，不然也。」回去久矣。藥公又問道：「所生令郎可曾取名？」八老不知太守姓名，便隨口應道：「因是本

舉小兒取名世道，那榮氏所生，就取名榮世德。要見  
兩姓兄弟之意，筭來榮氏所生之子，今年也該二十  
二歲了，不知他母子存亡下落，說罷下淚如雨。榮太  
守也不盡歡，又飲了數杯，作別回去，與母親榮老夫  
人說知如此如此，他說在漳浦所娶榮家與母親同  
姓，年庚不差，莫非此人就是我父親榮老夫人道你  
明日備個筵席，請他赴宴，待我屏後窺之，便見端的。  
次日楊八老具個通家名帖來答拜榮公，榮公也置  
酒留款，榮老夫人在屏後偷看，那時八老衣冠濟楚，  
又不似先前倭賊樣子，一發容易認了，榮老夫人聽

海公以勞  
可異物一  
朝而得二  
賈子兩夫  
人以朱楸  
出地登  
九天

不多幾句言語，便大叫道：「我兒，孽世德快請你父親進衙相見。」楊八老出自意外，倒吃了一驚。孽太守慌忙跪下道：「孩兒不識親顏，乞恕不孝之罪。」請到私衙，與孽老夫人相見，抱頭而哭。與楊郡丞衙中無異。正叙話間，楊郡丞遣隨童到太守衙中，迎接父親聽說太守也認了父親。隨童大驚，撞入私衙，見了孽老夫人，磕頭相見。孽老夫人問起，方知就是隨童。此時隨童纔叙出失散之後，遇了王百戶，始未根由。闔門歡喜無限。孽太守聚妻蔣氏也來拜見公公。孽公命重，整筵席請楊郡丞到來備細說明。一守一丞到此方

而合與石  
說與而究  
豈非三教  
為之哉

認做的親兄弟當日連楊衙小夫人張氏都請過來  
做個合家歡筵席這一場歡喜非小分明是

苦盡生甘否極過泰豐城之劍再合合浦之珠復  
回高年學究忽然及第連科乞食貧兒驀地發財  
掘藏寡婦得夫花發益孤兒遇父草行根喜勝他  
鄉遇故知歡如火旱逢甘雨兩稟淨萍歸大海人  
生何處不相逢

楊八老在日本國受了一十九年辛苦誰知前妻李  
氏所生孩兒楊世道後妻榮氏所生孩兒榮世德長  
大成人中同年進士又同選在紹興一郡為官今日

天遣相逢在枷鎖中，脫出性命，就認了兩位夫人，兩個貴子，真是古今罕有。第三日，聞郡官員盡知奇事，都來賀喜。老王千戶也來稱賀。已知王興是楊家舊僕，不相爭執。王興已娶有老婆，在老王千戶家。老王千戶奉丞檄太守楊郡丞疾忙差人送王興妻子到千府中完聚。檄太守和楊郡丞一齊備個文書，到普花元帥處述其認父始末。普花元帥奏表朝廷，一門封贈。檄世德復姓歸宗，仍叫楊世德。八老在任上安享榮華壽，登耆耄而終。此乃是歛生有命，富貴在天。榮枯得失，盡是八字安排，不可強求。有詩爲証。

繞離地獄忽登天

二千槃妻富貴全

命裡有時終自有

人生何必苦埋怨